

诗情画意话小满

作者 王玉美

小满,是二十四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,没有夏至的燥热逼人,没有芒种的忙碌仓促,唯有“小得盈满”的温柔与从容。《说文解字》有云:“满,盈溢也。”这份“盈”,不是极致的圆满,而是恰到好处的丰盈——北方麦籽粒初满,南方江河渐充盈,万物都在生长中积蓄力量,这份克制与留白,恰是古人藏在节气里的生活智慧。元代大儒吴澄在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注解:“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寥寥数字,便将这个节气的精髓道得明明白白。

二十四节气里,有小暑便有大暑,有小雪便有大雪,唯有小满,独缺“大满”。这并非疏漏,而是古人对生活的通透理解。《易经》中“盛极必衰”的阴阳之道,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“满招损,谦受益,时乃天道”的告诫,都藏着古人的处世哲学。他们深知,“大满”易溢,“小满”方安,凡事留有余地,方能行稳致远。这份智慧,更融入了古人的诗词之中,每一首咏小满的诗作,都是一幅鲜活的节气画卷。

小满的生机,藏在田间地头的忙碌里,唐代诗人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小满四月中》便写道:“小满气全时,如何靡草衰。田家私黍稷,方伯问蚕丝。”此时阳气充盈,万物葳蕤,喜阴的靡草渐渐枯萎,农作物迎来生长黄金期。诗中寥寥数笔,便勾勒出小满农事图景:农家打理黍稷,官员询问蚕丝,一派忙碌有序。元稹的疑惑,在小满三候中可寻答案——“一候苦菜秀,二候靡草死,三候麦秋至”。靡草感阴而生,小满阳气渐盛便自然枯萎,这是生命的节律。田埂间苦菜繁茂,宋代王之望有诗“朝食指动,苦菜入春盘”,它既是小满时令美味,入口微苦,回味却甘,更藏着先苦后甜的人生深意。

小满的温婉,藏在欧阳修的诗句里。“夜莺啼绿柳,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。”这首《小满》字字皆诗意:夜幕降临,夜莺在柳丝间婉转啼鸣,皓月高悬,清辉洒遍人间。最动人的是田垄间的麦子,籽粒初满,在暖风中摇曳,仿佛笑着送别暮春落红。欧阳修

偏爱这垄头麦,偏爱它的从容,更偏爱它所藏的丰收希望——那是农夫劳作的硕果,是人间烟火的本真。

苏轼的《浣溪沙·麻叶层层荷叶光》,将小满的农家烟火气描绘得淋漓尽致:“麻叶层层荷叶光,谁家煮茧一村香。隔篱娇语络丝娘。垂白杖藜抬醉眼,捋青捣软软饥肠。问言豆叶几时黄。”品读诗句,仿佛闻到煮蚕茧的清香,听见络丝娘的娇语,看见老翁捋麦果腹,苏轼关切询问豆类成熟期,一句问句,藏着对百姓生计的牵挂,让小满画卷多了温情。

南北地域不同,小满景致各有韵味。北方是麦浪翻涌的壮阔,江南则是烟雨朦胧的诗意。元代元淮在《小满》中写道:“子规声里雨如烟,润逼红绡透客毡。映水黄梅多半老,邻家蚕熟麦秋天。”细雨如丝,杜鹃啼鸣,雨丝浸润红绡与客毡,水中映着半熟黄梅,邻家蚕茧已熟,麦子临近收割,寥寥数笔,勾勒出江南小满的温润灵动。

明代薛文炳《闲居杂兴》写下江南小满另一种风情:“最爱江南小满天,樱桃烂熟海鱼鲜。一声布谷啼残雨,松影半帘山日悬。”樱桃熟透,海鱼正鲜,布谷啼于残雨,雨过松影映帘,落日悬山,美食与美景相融,构成韵味隽永的江南小满图。李昌祺《小满口号》中“杏子生仁棘谢花……满林烟雨熟枇杷”,则以杏子、枇杷与烟雨,展现江南小满的勃勃生机。

品读古诗词中的小满,读的是景致,品的是智慧,悟的是人生。它没有极致繁华与盛大圆满,却有动人生机与温润烟火。如今,我们穿梭在快节奏生活中,更该读懂小满的智慧——不贪满、不急躁,在“小得盈满”中沉淀,在默默耕耘中积蓄力量。

小满时节,风含暖意,麦溢清香,雨润万物。循着古人诗句,我们既能看见田垄生机、江南烟雨,也能读懂节气里的人生箴言。愿我们心怀小满,守一份从容,留一份留白,在平凡日子里,品味生活的诗情画意,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圆满。



小满未满满刚刚好

作者 高英

当温暖的南风携来初夏的雨水,当“万种春红都敛避,一庭槐日翠阴圆”时,小满到了。

小满时节,一切都刚刚好。气温攀升,阳光不燥,雨水增多,万物繁茂。绵绵软软的风拂过脸颊,如母亲温润的手轻抚肌肤,惬意极了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两旁田垄麦苗青青,正在灌浆的麦穗日益饱满,空气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麦香。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子规的啼鸣,近处可闻燕子的呢喃和麻雀的私语。一阵风吹来,桑葚的酸甜味便丝丝缕缕地钻进鼻孔,此时桑果刚熟,桑叶正肥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记载:“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“小得盈满”,说得多好哇!将满未满,未来可期,这样的时节怎能不让人眷恋呢?难怪欧阳修会满怀欢喜地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《小满》了。“夜莺啼绿柳,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。”小满时节,夜莺在茂盛的绿柳枝头自由自在地啼鸣,皎洁的明月照亮了万里长空。诗人最爱看的要数田垄上的麦子了,它们在初夏的晚风中翻滚着麦浪,仿佛在笑着那满地凋落的红花。

小满之“满”,大致有两层含义,一与农候相关,指夏熟作物籽粒将熟。“小满小满,麦粒渐满。”这是流行于北方的一句农谚,说的就是到了小满,麦子开始灌浆,籽粒开始鼓胀起来,但还不够成熟,故称为小满。一与降水相关,指雨水丰盈。在我国南方地区,

到了小满节气,雨水渐盛。

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中,小满是一个特殊的节气,最具哲理性和警示意义。

说它特殊,是因为它不像别的节气有对应性,比如有小暑就有大暑,有小雪就有大雪,有小寒就有大寒,唯独小满没有大满。这体现了古人的智慧,中国人讲究中庸,讲究节制,认为凡事都要留有余地,忌讳“太满”,所谓“月满则亏,水满则溢”。小满的哲理性也正在于此,人生小得盈满足矣。

同时,小满还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,这在小满农谚里得到集中体现。“小满不满,芒种开镰。”这说明小满时节的小麦尚属将熟未熟,将满未满状态,还要等待半月二十天才能开镰收割,农民不得粗心大意,更不能有丝毫懈怠。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,这最后的“十里”最是难行却又最为关键,故有农谚“小满未满满,还有危险”。农人明白,肆虐的虫害,无情的干旱,往往令小满难满,如不及时加以处理,极有可能功亏一篑,使唾手可得的幸福化为乌有。

小满绝非“小得即安”,停滞不前,而是说还有上升的空间、努力的必要,因为“小满”之后是“芒种”。芒种者,“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,过此即失效”也。惟其“芒”方有所获,惟其“种”才有所得。

因此,小满之于万物,有可期许的丰硕;对人生而言,小满未满满刚刚好!

小满的味道是苦的

作者 瞿杨生

小满一到,田埂上的苦菜疯长起来。苦苣菜、曲曲菜、苦苣菜,叶缘锯齿状,掐断时渗出白浆,尝一口,先是直冲脑门的清苦,旋即有清凉之气在舌根漫开。农谚说“小满食苦,一夏不苦”,这时节,祖母总要挎上竹篮去田间挑苦菜。她说苦菜贱生,不挑地方,越是贫瘠的地头、路边的荒坡,长势越是旺盛。

听村里老人讲,旧时小满前后青黄不接,地里的苦菜就是那阵子的口粮。祖母会把挑多的苦菜晒干,留到伏天煮水喝。现在日子好了,她却不肯忘掉这个习惯,仿佛不吃这一口苦,夏天就不算安生。

《诗经·唐风》里写“采苦采苦,首阳之下”,中国人食苦的历史,绵延了三千年。苦菜不只是旧时度荒的救命菜,更是入夏养生的智慧。中医讲苦味入心,能清火祛湿、清热除烦。盛夏将至,人容易心烦气躁,一口苦菜下去,反倒感到神清气爽。说来也怪,这世上的味道,甜让人贪恋,苦却让人清醒。小满时节万物丰盈,日头一日烈过一日,大地需要一场雨降降温,人则需要一味苦静心。

祖母把苦菜洗净,开水焯过,凉水浸泡,去其大半苦涩,加蒜泥、香醋、麻油凉拌。我小时候捏着鼻子不肯吃,她笑着说:“傻孩子,不尝苦,哪知道什么是甜?”后来长大了一些,才慢慢品出那道凉拌苦菜的滋味。那苦味并未消失,变得柔和、醇厚,回甘隐约,就像祖母过了一辈子的日子。我以

为,小满的智慧便藏在这一口苦中,不急不躁,不贪不厌,苦中作乐,小得即安。

文人笔下,苦味更是多了几重境界。苏轼贬谪途中,一碗粗茶淡饭,足以道出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;汪曾祺写苦瓜,说初尝带苦,“吃惯了,就不苦了,反有一种清香”。苦味之于文人,不是穷困潦倒的怨叹,而是安贫乐道、淡泊明志的风骨。他们懂得,生活不是蜜里调油才是好,有点苦涩打底,才有回甘的余地。

其实小满的真意,正在于“满而不溢”。麦粒灌浆将满未满,江河雨水渐丰却未泛滥,花开半朵,月未全圆。恰到好处的欠缺,反倒成就了最从容的境界。生命中的苦味,何尝不是一份恰到好处的留白?若只有甜,将不知甜的乐趣;若只有圆满,将少了期待的珍贵;小满的苦味提醒我们,不必事事求全,不必一味贪甜,留一点苦在心头,方知平淡日子可贵。

如今城市里的孩子,已经不识苦菜的模样。超市里摆着洗净的苦瓜,他们嫌苦,得裹了鸡蛋、沾了白糖才肯入口。我倒觉得,不妨在小满这一天,带他们去菜市场买一把苦菜,或泡一盏苦茶,尝尝这个节气原本的味道。舌尖的苦会告诉他们,人生不需要时时刻刻都甜,小满未满满,苦中带甜,才是最安稳的活法。正如那一碗凉拌苦菜,清粥一盏,家人闲坐,苦味自会化作人间的温暖。

谚语里的小满智慧

作者 聂楠

每当布谷鸟的啼鸣掠过五月的天空,老辈人总会翻看着日历,念叨一句:“小满到,农事忙。”在泛黄的岁月长河里,这些凝结着先人智慧的谚语,如同璀璨星辰,照亮农耕文明的漫漫长路,也让我领悟到自然与生活的深邃哲思。

“小满小满,麦粒渐满。”这句谚语,是土地写给人间最诗意的情书。站在田埂上眺望,青绿色的麦浪随风起伏,饱满的麦穗低垂着,仿佛在积蓄最后的力量。祖父总说,小满的麦子最是“知时节”,既不似芒种那般成熟饱满,也不似立夏那般青涩稚嫩,而是恰到好处地酝酿着成熟的韵味。这让我想起《菜根谭》里的“花看半开,酒饮微醺”,世间万物,似乎都在小满的状态里,诠释着“未满”的精妙——留有余地,才是生命最好的模样。

“小满不满,芒种不管。”水利是庄稼人的命脉,这句谚语便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。在豫东老家,每年小满前后,父亲都会带着村民疏浚水渠。浑浊的泥水漫过裤脚,铁锹与石块碰撞出清脆的声响,汗水滴落在刚修缮好的堤坝上。老人们常说:“小满蓄不满水,夏天要遭罪。”他们深知,自然不会辜负未雨绸缪的人。就像人生,总要有居安思危的智慧,在顺遂时积攒力量,才能在风雨来临时从容应对。

“小满雨绵绵,芒种火烧天。”气象谚语里藏着最朴素的辩证法。记得某年小满,雨淅淅沥沥下了整整半月,村头的老柳树都泛着水光。奶奶望着湿漉漉的天空直摇头:“这雨再不停,麦收可就难了。”可话音未落,芒种时节便迎来了烈日当空。原来自然界的阴晴更迭,恰如生活的起起落落,一时的风雨未必是坏事,短暂的晴朗也可能暗藏危机。懂得在变化中寻找平衡,或许就是古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生存哲学。

“小满动三车,忙得不知他。”水车、油车、缫丝车,是江南小满时节最热闹的风景。河道里,水车吱

呀转动,将河水引向干涸的稻田;榨油坊里,油车发出沉重的轰鸣,金黄的菜籽油缓缓流出;蚕房内,缫丝车昼夜不停,雪白的蚕丝丝丝缠绕。这“三车”不仅转出了衣食温饱,更转出了中国人“不辍劳作,自食其力”的生存智慧。就像母亲常说的:“天上不会掉馅饼,好日子都是双手挣出来的。”

“小满防虫患,庄稼保平安。”小小的谚语里,藏着古人与自然博弈的智慧。小满时节,气温升高,虫害频发。祖父会在清晨露水未干时,背着自制的喷雾器穿梭在田间。他总说:“治虫要趁早,就像治病要除根。”这让我想起《黄帝内经》里“治未病”的理念,防微杜渐,将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,既是农耕智慧,也是处世之道。

“小满吃三鲜,家宅保平安。”三鲜各有说法,或为樱桃、青梅、麦子,或指黄瓜、蒜薹、豌豆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些应季食物不仅是味蕾的享受,更是顺应天时的养生之道。母亲每年小满都会做一碗蒜薹炒肉,嫩绿的蒜薹、殷红的肉片,在铁锅里翻炒出诱人的香气。她说:“跟着节气吃饭,比啥补药都强。”这让我懂得,与自然和谐共生,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。

漫步在小满的田野,耳边仿佛响起千百年前的谚语声。这些看似朴实的话语,实则是打开自然密码的钥匙,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生存指南。它们教会我们敬畏自然,懂得未雨绸缪;教会在圆满与缺憾之间,寻找生命的平衡点;更教会我们,脚踏实地,用双手创造幸福。

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,小满谚语的智慧依然熠熠生辉。当我们在工作中追求“差不多就好”,在生活里懂得“过犹不及”,或许就是对这些古老智慧最好的传承。就像小满时节的麦穗,未满满,却充满希望;未盈,却恰到好处。这,大概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处世哲学,也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密码。